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韩 顾 陈 吴 赵 林 潘 北 李 朱
东 艳 桥 骏 凝 白 军 村 冯 文

尽情狂欢

何锐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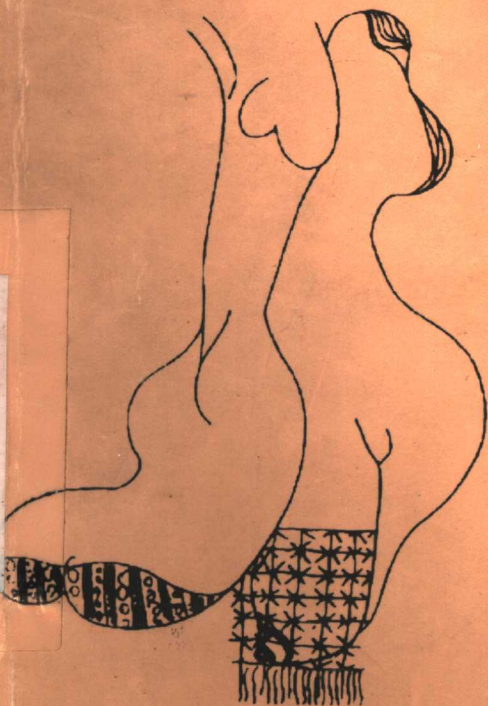
SHAN

HUA

自由撰稿人



黄果树书系



中国文学出版社

尽情狂欢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尽情狂欢

何 锐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尽情狂欢/何锐主编.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12

(黄果树书系·中国当代作家精品)

ISBN 7-5071-0596-2

I. ①与… II. 何…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图书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4013 号

尽情狂欢

何锐 主编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0

字数 2500 千字 印数 3000 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596-2/I·552

(全十册) 总定价: 180.00 元

献给新世纪的花束

何 锐

转瞬间,我们就将跨进新世纪、新千年的门槛,在世纪之交的最后时刻,回顾中国文学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潮汛的及时来临,催动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大众文化的勃兴,现代传媒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从而回到了自身应有的位置。文学的轰动效应早已风光不再,文学作品广泛的社会反响已逐渐为鲜为人知的圈内影响所取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创作力的萎缩或者作品实际水准的降低。近十年来,文学创作适应社会转型,拓展了新的生长空间,视野更为开阔,形式更加丰繁。文学观念、主题开拓、叙事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新的变异,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文学主体性和自由创造精神的强调,导致文学形态和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疏离,使文学的重心发生了位移,文学有幸成为个体生命活动的一种存在方式,个体生命经验的审美传达,并由此而推衍出它的社会意义和人文精神内涵。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近年来,新的文学现象纷至沓来,作家的审美视角不断调整。就小说而言,其叙述风格和介入现实方式的变化,个性意识和私人话语的扩张,世俗化和民间文化形态的切入,现代性精神建构的不懈尝试,以及后现代语境的大面积覆盖,使世纪之交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

态势。文坛提供的最新信息和中国作家近十年的创作实绩，都是汉语文学总体水平提升的表证。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未来格局中价值和地位的凸显，已成为新世纪的诱人前景。

在推动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期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发表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推出了大批有活力和潜力的文学新人，而且还常常扮演引领文学潮流的角色。九十年代是编辑与作家平等对话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编辑，开始重新体认自身的价值，他们不甘于为他人作嫁衣，视编辑工作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编辑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策划能力，成为衡量其水平和成绩的重要尺度。而对刊物的创新策划，通常都有编辑自己的构思、设计和运作方式，但这决非商业化的包装和“炒作”，而是着眼于刊物内在品质的全面提升。这种策划能力的获得，正是基于对文学发展态势的敏锐把握，对新观念、新思路的执着追求和对文学自身规律的尊重，同时也得益于策划者的超前意识、想象力和新的思维方式。只有在总体策划到位的前提下，刊物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具体运作。策划的导向作用首先体现在富于创意的栏目设置上，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作家阵容的展示上，并且贯穿于组稿、选稿、改稿、发稿的全过程。可以认为，对刊物创新的成功策划是编辑创造性精神活动的重要成果。

这套黄果树书系便是《山花》近年来创新策划结出的硕果。它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文学期刊正面临困境，步履维艰。已有一些期刊因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而被迫停刊。也有不少刊物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办刊宗旨，以迎合市场。而此时，《山花》的改革刚刚起步。为了刊物的生存和发展，《山花》的编辑们不失机宜地转变了观念，毅然选择了一条“依托企业，依靠社会，坚持文学理想、坚守纯文学阵地”的办刊路子。从94年起，《山花》与黄果树集团联姻。黄果树集团以其雄厚的实力

为《山花》输血,帮助《山花》上台阶,上档次。企业的无私支持,使编辑部同仁有了压力和动力。《山花》必须办出水平,办出品位,办出全国性影响,进而办成品牌。这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改版后的《山花》迅速作出了新的定位选择,确立了开放、兼容、前卫的办刊立场。开放、兼容、前卫都以文学性为旨归,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刊物的开放性品格必然导致艺术品位的提升,兼容则意味着风格、形式的多样化,而鼓励探索的前卫姿态,又昭示着对艺术创新的提倡。作出这样的定位选择是基于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和对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把握。确立定位选择之后,我们始终把创新策划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位置,把品牌栏目的创立作为重中之重。在栏目设置上,既不能有悖办刊宗旨,又要充分体现刊物的前瞻性特点。凡新开设的栏目,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如果读者、作者喜欢,该栏目稿源充足,读者反馈信息也多,我们就予以保留,并加大组稿力度,将其办成品牌栏目。“跨世纪十二家”的推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一直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中,即将来临的世纪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性。在世纪之交脱颖而出的文学新人,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星,富于良知和责任感的文学期刊编辑,理应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扶持跨世纪文学新人这一战略目标上来。因此改版后的《山花》,一直关注文学新人,特别是那些富于活力、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文坛新锐。在栏目设置上,我们特意向跨世纪一代作家倾斜。先期推出的“跨世纪星群”相继发表了三十多名六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是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文学新人,其中有的作家就是从《山花》走向全国的。这个栏目持续了三年之久,仍受到欢迎,我们索性向国内文学界知名人发出选票,通过投票方式从三十七位作家中遴选出十二家新锐,在“跨世纪十二家”中再度隆重推出。这个栏目刚一问世,就被某家出版社看中

了,当即预约结集出版。后来另外一家出版社编辑发现,《山花》的好些栏目都颇有特色,适合出书。比如“自由撰稿人”,专门刊登属于文坛新现象的自由撰稿人的小说作品以及描述其生存状态的背景文字。自由撰稿人这类职业写手已严格区别于在体制运行下的专业作家。对这些写作个体户而言,创作已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他们没有理由不全身心地投入。他们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读者的关注。还有“文本内外”栏目,同时发表作家的小说作品和关于小说观念的文论、随笔,以便相互参照,加深对作家创作的理解。这同样是读者感到兴趣的。至于“三叶草”这个历久不衰的品牌栏目,同时推出一个作家三种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诗歌),有助于多方面展示和挖掘作家的创作才能,不仅为文坛新锐所关注,也受到更大范围内作家的青睐。上述这些栏目的作品在黄果树书系中依次结集成六本书,基本都按原有的面貌展示给读者。还有四本书则是从《山花》改版以来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筛选出来的中篇和短篇的结集。这些作品分别刊载于“新向度”、“山外山”、“文体实验室”、“小说新视界”、“短篇选萃”等一系列新颖栏目内,作者涵盖老、中、青作家数十名之多。我们尽可能让不同风格、流派、形式的作品在其中都有一席之地。先锋的、传统的、写实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不拘一格。这样做,有助于扩大文学的话语空间,使之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给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量和审美选择的余地。

黄果树书系是《山花》改版以来佳作的一次集中展示,其间凝聚着作家们的心血和汗水,我们首先要感激他们的创造性劳动。这套书系,以黄果树命名,是山花向黄果树的倾情回报,没有黄果树集团这棵参天大树的庇荫,“山花”的怒放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我们谨向黄果树集团的集团领导和全体员工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还要向出版这套书系的中国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多亏他们的胆识和对美的发现,我们才得以向 21 世纪献上这样一份厚礼。

目 录

1. 朱 文 尽情狂欢
 答贺绍俊先生九问
43. 李 冯 一周半
 辞职与写作
64. 北 村 消息
 自由和纯粹的写作
76. 潘 军 从前的院子
 答何锐先生问
117. 林 白 菠萝地
 做一个快乐的自由人不容易
129. 西 飏 聚散
 我的自由生涯
158. 白天光 收获墙语的阳光
 子曰和惬意的伤痛

185. 赵 凝 问题女人
做一个自由人的感觉
197. 张人捷 绯闻
有一种力量
254. 吴晨骏 长工
当一名职业写手
269. 楚 尘 我想大叫
自由的写作
284. 陈家桥 鹦鹉之恋
日常生活与写作
300. 顾 艳 孤独之旅
面向心灵的智性写作
331. 韩 东 艳遇
不是“自由撰稿人”，而是“自由”

尽情狂欢

朱 文

我住的地方比较偏僻，在这个城市西南部正在扩建的一个居民小区的边缘。我的邻居大多是从老城区拆迁过来的当地人，说着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由于日本本土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再加上国人对一衣带水的邻邦势不可挡的经济侵略的沉醒，一些有良知的中国人开始认为有必要把他们的孩子领到江东门大屠杀纪念馆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警钟长鸣，莫忘国耻。当初我的房东就跟我介绍过，年轻人，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去大屠杀纪念馆看看，拍拍照片，从这往西走十分钟就到。我现在和拆迁户们相邻而居，就像和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相处，那感觉很特别。他们的爷爷大多正是在那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以后迁入这个城市的，他们已经做了近六十年的邻居。一九三七年，这个城市原先的市民们拖儿带女，还背着家里值钱的细软，大规模地向城外迁徙，那情形和眼下铺天盖地地拆迁相似。日本人端着三八大盖冲进城来，在这个六朝古都里尽情狂欢。三十万同胞的生命成了那次狂欢的代价。我和我的朋友们虽然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不短的时间，但我们都是异乡人。有的已经娶了当地人的女儿为妻生了孩子，但是仍然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实际上真正算得上是当地人的如今已经很少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朋友对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没有好感，激动的时候会骂他们是

杂种，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日本侨民。这两种说法还是与那次大屠杀有关，从理论上讲似乎是有道理的。和他们不一样的是，我热爱这个城市，所以我打定主意在这个城市生活。但是朋友们并不认为我是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在他们眼里，这些年来我搬来搬去充其量都只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郊外而已。他们一致说我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那么我就是了。我是去年冬天才从东北方向斜穿整整一个城市迁到西南方向来的，为了把我的朋友吸引到我的新居来，我花了一番脑筋。我对他们说，到我这儿来吧，我可以带他们去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但是他们兴致普遍不高，他们说得很坦率，有谁会花三十几块钱车费去吃一顿方便面呢？你还是进城来玩吧，城里才是让你流连忘返的花花世界。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我接受一个女友的建议，于今年初配备了一只BP机，袖珍型的，可以留言。没想到我随便挑中的这种款式竟是时下较为流行的，叫精英中文。对我来说，这无疑算得上是个大动作了。我把我的号码给了我所有的朋友，其目的很明显，有什么好事别忘了我，有肉吃至少给我留点汤。但是就是这个举动也遭到了朋友们刻薄的嘲讽。说你是乡下人你还不信，配这种小东西干什么，你知道城里现在什么人最喜欢这个东西吗？鸡！知道吗！鸡！你这个乡巴佬不会连鸡也不知道吧，不是你通常吃的那种还要吐骨头的鸡，是一种比乌骨鸡还贵上十倍的那种鸡，懂吗？她们把她们号码留给客人们，做起生意来就方便多了。我说我不管这些，从某种角度说，我和她们的愿望是共同的，我们都有渴望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需求。而且眼下我和她们一样，都属于从自己的爱好中获得生存条件的那类人。于是一种崭新的建立在寻呼机之上的生活便慢慢展开了。我确实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可贵的时代感。每天在这城市偏僻的一隅，我深陷于

枯燥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生机盎然的春天，我难免会怨天尤人，我觉得生活已经多么不应该地把我遗忘了。但是只要那只可爱的 BP 机一响，我马上就会变得达观起来。我兴冲冲地跑过来，打开我的寻呼，天啦，天啦，今天给我带来什么好事呢？

十万火急！请速来光华门。许强。当时是上午九点多钟，我正在处心积虑地工作，收到这条信息以后，我二话不说，当即就关掉了我的电脑，穿上紧身短打，准备动身。我在担心不等我赶到光华门，那个叫许强的好色之徒就已暴尸街头肝脑涂地。很多朋友从自身的教训出发早就向许强提出过规劝，不要总是和有夫之妇来往，那叫通奸，国家不提倡这个，哪一天你被人在街上砍了，也没人会同情你的。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想搞女人路子有的是，你那种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的老套路过时了，你干吗不到劳务市场去雇个小保姆呢？但是许强那家伙听不进这些话，人不仅笨头笨脑，而且还毫无道理的固执，所以大家认为这个朋友没什么指望了。现在可好，那个在一家日资企业打工的小尤物李艳在一次并不强烈的高潮以后忽然决定，准备和丈夫离婚，席卷一箱细软，然后嫁给许强，但是后者居然不答应。李艳威胁许强说，好哪，你原来是玩弄老娘，你等着，我要找几个人把你剷掉，不把你剷掉我就不姓李。我们的朋友当即就吓出了一身冷汗，面色煞白地四处求救。没过两天，他们的事不知怎么的又传到了李艳丈夫的耳中，这位做假古董生意的小老板也四处放出话来，十天之内我一定要剷掉那个狗日的！拉屎拉到老子头上来啦，我让他自己把它吃掉，把它舔干净。我们的朋友又是一身冷汗，当即就捂住下部病倒了。我们去看他时，后者正缩在床角瑟瑟发抖，有人提醒他说，我说许强，你现在可不是生病卧床的时候，如果他们冲进来怎么

办？你这样不等于主动邀请他们来剿你吗？许强闻言马上一骨碌从床上跳了起来，披着一条毯子，嘴里叼着枕头，左顾右盼，惊魂不定。他没能支持多久就再次如土委地，砸的一声，砸起一阵尘灰。我们不得不动手把他搬回到床上去。有人安慰他说，我说许强，也不要太当回事了，他们都只是说把你剿掉，依我看，至少你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的，你就放宽心吧。许强肩膀一耸一耸地流起眼泪来，状至惨烈。我问他，我说许强，面对这两拨决心剿掉你的人，你自己觉得，哪一拨更为可怕呢？许强说，李艳更可怕一些，我当时对她说，我也有一帮朋友，我不怕你，但是她说，没关系，你朋友敢上，就连他们一阵剿掉，来一个剿一个。我只能尽我所能地安慰许强，回头忽然发现怎么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这帮家伙是什么时候跑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我想我最好也走吧，没什么好犹豫的，晚了就麻烦了，但是这时许强一把扯住了我的袖子，声泪俱下，老兄，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我没办法，我有什么办法呢？应该说许强这家伙平常待我还算不薄，至少口头上不吝啬友请，我只好硬着头皮冲他点了点头，好吧，有事呼我，剿掉就剿掉嘛，没什么了不得的，我陪你。

通常进城我都是骑车。如果我事先知道城里这几天正在查黑车，我就会改一种交通工具。先步行两里路，然后乘上十三路，或者先步行三里，然后乘上五路，颠簸上个把小时。这两种方式都使我对进城这件事情丧失热情。还有其他方法好想吗？有的，乘出租相对而言要方便一些。但是不多的一点钱花在路上以后，我又会对整个生活丧失应有的热情。所以，我这个人不太喜欢进城的，除非有人保证我可以捞点什么回去。他们经常利用这一点来骗我，一而再，再而三，我并不在意让他们总是得逞。多年的郊区生活使我坚定

地把我的立场放在不受重视的边缘地带，所有的中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四处嗅嗅看我是否能够捞点什么回去的那么一个地方。只是这一次目的似乎不同，我感觉自己好像是第一次抱着一个相当体面的理由进城，所以伸手拦下出租的时候，我神情严肃甚至有些悲壮。我对司机说，去光华门，要快，迟了要出人命的。司机是个偏大一点的年轻人，穿着像个复员军人，他对我说，先生还很幽默嘛，有意思。我还能说什么呢？车很破，半天才启动起来，这时从路的右侧忽然冒出一个一袭黑衣的女人来，她一边跟着车跑，一边用手拍打着车头的发动机盖板。司机只好把车停了，那个女人气喘吁吁地把头探进车窗，说道，对不起，师傅，再带一个人吧。钱我照付，我有急事，上午这一带出租少得要命，麻烦了。司机说，有意思，你不用问我，你问问后面那位先生，他是不是介意。那个女人把脸转向我，她的头发又黑又长，很漂亮。我对她说，但是你到哪？她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绕到车子的另一侧，打开车门，坐到了我的旁边，她把她肩头背着的一只宽宽大大的皮包取下来，放在膝盖上挂着，然后才对我说，不管去哪，反正进城嘛，我们肯定要同上好长一段路的，开车，开车。说完，她习惯性地从右侧向后一甩长发。几缕芳香的发丝拂面而过，于是我这个乡巴佬在劫难逃地陷入了意乱情迷之中。她的嗓音有些特别，富有磁性，使我自然地想起一个朋友。她是我或者我们倾心崇拜的偶像。一种刻骨铭心的而又不可能实现的爱，形成了我眼下对感情世界的基本态度。爱就是爱本身，一种没有来由的注定性，爱并不该助长你的贪婪与欲念。这个女人的眼角也布满了令人心碎的鱼尾纹，是不是笑起来也是那个样子？也是那样一种忽高忽低的虚幻不真的笑声？我一直想方设法企图证实这一点，但是坐在我身旁的这个女人始终没有笑起来。我

讲的故事就这么乏味？我这个人就这么乏味？于是，我索性把正在进行的许强的故事也讲了出来。当然什么玩艺从我嘴里出来都会有那么一点变形的，这是职业病。但是非常遗憾，她还是没有笑，对就要出现的情况也不感兴趣。她好像存心要扮演我以为的某个人似的，坚持着就是不露出破绽来，让你没有办法好想。我的思想就这么离开了我的身体，神游到了另一地方，带着我所有自毁的激情和没有希望的爱，开始了真正的旅行。而我的身体继续被这辆破车载着，向一个确定而又毫无意义的方向驶去。我已经忘掉我为什么坐在车上了。恍惚之中，我看到一道汹涌的血泉溅到了出租车的挡风玻璃上，紧接着，我看到我的朋友许强双手捂住下部，大声嚎叫着，跌跌撞撞地横穿过马路，向街的另一边过去。我的梦幻之马一失足就跌回了我的身体。我被惊出一身虚汗，紧张地四处张望。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呀，车辆行人，街道店铺，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吗？我是一个相当迷信的人，正如我那帮朋友所说，就像乡下人迷信灶王爷那样迷信，我觉得我已经看到了某种不祥的征兆。我的心脏既有先天性的缺陷、又有后天造成的障碍，此刻它就像一头再也拉不动车的老骡子。那个坐在我身边的女人转过脸来惊诧地看着我，我知道她是被我的脸色或者神态吓住了，但是我只能冲她点点头，我需要努力喘过一口气来，才能开口说话。出租车翻过工地边的一条沟壑，该死的司机没有减速，我被整个弹了起来，一头撞在了车顶上，我觉得心里更加慌乱，我的意志力完全瘫痪了，我的双手迫切地想抓住一点什么。出租车终于驶出了那条乱糟糟的化工路，来到了较为平坦的水西门外大街，它叫唤了两声以后，开始在欢快地加速。

我的血在缓慢地退潮，我开始可以一点一点地回到眼前清晰的现实中。一只纤细的修剪得很漂亮的手在我粗壮的左

手的紧握下，已变成了绛红色。我对自己说，我正牢牢地抓住她的手，但是，我意外地发现对方对我的行为持默许的态度，这再次使我可怜的心脏感到不堪重负，犹豫了很久以后，我决定就是不放开我的手，就这么握下去。我注意到她几次转过脸来看我，但是我假装看着窗外，好像对一切没有知觉一样。她终于笑出声来了，我神经质地松开了我的手，顿时惶恐不安起来。她对我说，你到哪？但是我想了半天就是不知道我要到哪。她又问了一遍，你到哪？我仍然不知到哪，还是司机帮我回答了一句，去光华门。是啊，是啊，去光华，当然是去光华门。当年吉住良辅的第九师团用大炮轰平了光华门，然后像蝗虫一样蜂拥进城，当然是光华门啦。她说，那么我就要在这里下车了，靠边吧。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从皮包旁边的一个兜里抽出十元钱，递给司机。在司机忙着找钱的时候，她又从包里摸出了一张小纸片来，动作迅速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然后意味深长地朝我笑了笑。我觉得这无疑是一个秘密，此刻我由衷地想发一句感慨，啊，生活。一个乡巴佬的生活开始有了点意思，不是吗？她接过零钱，说了声再见就下了车。我有理由认为这声告别是送给我的，但是司机也回答了一句：好走。出租车重新开动起来了，加入繁忙的熙来攘往的车流。

我很谨慎地摸出那张小纸片来，没有急着看，先警觉地四下瞅了瞅。果然不出所料，那个司机正通过反光镜监视着我。我理直气壮地和他对视了一会儿，他只好把目光闪开。我这才仔细端详起那张神秘的小纸片来。当然是一张名片，我嗅到了一种并不存在的香水味。佳星装饰工程公司（日本独资）于大海总经理助理。我匆忙把名片翻过来，反面是一片空白。我想此刻我是陷入了一种迷惘。她是不小心给错了名片，还是故意地恶作剧？我思前想后，不能给自己一个确